

激

浪

短篇小说集

47.7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激 浪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8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9·111 定价：0.38元

目 录

超王牌.....	耿金山(1)
激 浪.....	向 春(20)
警 笛.....	赵 伟 蔡德科(42)
三闯卧虎洞.....	崔连荣(60)
严 英.....	翟所安(78)
开山王.....	孙 勃(88)
角 度.....	葛启明(100)
降龙记.....	吕 奇(118)
搬 迁.....	王太捷(133)
新的车辙.....	马东升(143)
会战的日子里.....	李 文(157)
龙腾虎跃.....	康进忠 杨长瀛(169)
迎春序曲.....	孙丰深(183)

超 王 牌

耿 金 山

—

清早，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。高大的烟囱，吐着浓黑的烟柱。

锻轧车间的大门敞着。车间内外，贴满了贺信和大标语。几个青年工人正在把一批新写好的大字报贴到墙上。车间统计员小刘把一幅刚画好的大批判《战地》的报头，又涂了一遍色彩。刚上班的工人，成群结伙向车间涌来。特制援外刨刀的第十四次刮削试验，就要进行了。

这批“特制援外刨刀”，是建立革委会不久接收的一批高标准产品。要求硬度高，质量好。任务到手后，厂革委决定组织一个三结合试制小组。试制小组刚一成立，组长高老铁和技术员赵滨便发生了一场争执。高老铁坚持要在这次试验中，突破刨刀的硬度标准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。技术员赵滨却不以为然。他认为，厂里目前的设备差，新产品能达到援外要求，就很不错了；要是再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，那是哑巴踢毽子——没个数。可是在厂革委的大力支持下，高老铁

经过反复试验，终于把硬度提到了新水平，多次试验都达到了满意的效果。这第十四次试验，是一次要在刮削上赶超国际水平的试验。所以，这次试验的成败，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。

试验小组组长高老铁象一部大汽锤似地伫立在人群中。他四十开外的年纪，高个头，红脸膛，满脸胡子茬，两道浓眉下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他是厂里有名的“革新迷”，有人说，他要瞅准的事非干不行，你就是套上八头大牛，也休想把他拉回头。

年轻的厂革委主任李超进行了试验动员之后，试验开始了。站在高老铁身后的技术员赵滨，推推眼镜，把一块电木板没好气地“咚”一声放到工作台上。

“呃！要刨电木板？”

“刨这硬玩意能行？”人群里发出一阵诧异的议论。

以往试验都是刨木板，这次为啥刨电木板呢？原来这电木板是一种用几百层胶布压成的，油光漆亮，茬子比铁还硬。很多国家出产的刨刀，在电木板上只刨几刀，便不是掉牙，就是卷刃。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“虎牌”刨刀，能刨电木板，因此便自称“大王”了。高老铁和试验小组的同志，经过多次试验，使刨刀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因此，决定和“虎牌”在刮削电木板上比个高低。可是，技术员赵滨却说，“人家‘虎牌’，是用先进设备优质钢材造成的，咱这刨刀要刨电木板，那还不是弄着油泥当粉搽——自找难看！”因此，他对今天的试验，是有看法的。

赵滨把电木板往操作台上一放，高老铁拿起刨床子就要动手，这时试验小组的小王却抢上来说：“高师傅，我来先试试这修字号的！”

小王把一把修字号的刨刀装进刨床子，“噌噌”只刨了六刀，那刀就弯扭报销了。他哼了一声：“这样的产品，还出口，真不要脸！”全场的人，“哄”地一声笑了起来。小王又装上自称大王的“虎牌”刨刀，“噌，噌，噌”地刨起来——果然名不虚传，刨了正正三十刀，才出现钢卷现象。

站在小王身后的高老铁，早就按捺不住了，只见他“哧”地一声脱掉上衣，一把夺过小王手里的刨床子，“嗖”地亮出一把蓝瓦瓦、平展展、油光光的刨刀来——这就是他们特制的“新华”牌援外刨刀。他把刨刀装好后，拉开架式，前腿弓，后腿绷，“噌！噌！噌！”地刨了起来。这时大家都紧张地数着：“一刀……十刀……二十刀……”人们嘴里念数，眼光紧紧跟着高老铁那双有力的胳膊来回移动。

“噌！”——刨刀刨到二十九下，人们便兴奋地喊起来：“快赶上‘大王’啦！……”

这时站在一旁的赵滨，摘下他那副带色的黑边眼镜，下意识地用手帕狠擦了擦。他仿佛觉得眼前的试验不是事实。他不相信就凭这么套土设备，竟然造出了如此水平的刨刀来。

此刻的高老铁，两道浓眉紧锁，豆粒大的汗珠从那方正的脸上直往下滚。

“噌！”——刨到三十下，车间一下子沸腾起来。

“赶上‘大王’啦！”

“赶上‘虎牌’啦！”

“……”

瓦蓝的刨刀在人们手里传递着，欢呼声、赞叹声似激浪翻滚。

在一边发愣的赵滨从人们的欢笑声、赞叹声中惊醒过来。定定精神，推推镜框，拉住高老铁的手，强笑着说：“高师傅，我佩服你！你的倔劲和闯劲给大家做出了榜样。咱们的‘新华’已经赶上了‘虎牌’，是不是通知生产科，马上投产！”

此时的高老铁，却紧蹙双眉，车间里的欢腾气氛似乎一点也没感染了他。听了赵滨的话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赵滨一下瞪起了眼睛。

高老铁严肃地说：“这批刨刀是支援非洲国家的。那里天气炎热，气温很高，在那样的气候里，刨刀硬度便会下降，就会出现钢卷现象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把刨刀硬度再提高一下。”

“高师傅，”赵滨反驳说：“你的想法虽好，但要再提高硬度就容易出现‘阴阳火’，质量就难保了。我看咱们的‘新华’既已经赶上了‘虎牌’……”

“赶上不是目的，我们要超过它！”高老铁一字一句地说。

“超过它？”赵滨狠盯着高老铁说：“出现阴阳火怎么办？”

“想办法解决！我们当然不能把带着阴阳火的刨刀交给非

洲的工人弟兄！”

赵滨两手一摊，摇摇头说：“阴阳火是热处理工艺上的不治之症，就是国外也没解决！”

高老铁铁锤锻钢，一串火星地说：“外国人解决不解决算啥标准！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外国人办到的事，我们要办！外国人没办到的事，我们也要办到！”

高老铁的决心，象给赵滨的心里堵上了块什么，他自己那段怕见人的历史在脑海中一闪，又飞逝而去。他清理了一下头脑，两只眼睛狡猾地一转说：“高师傅，别忘了以前的教训——这阴阳火可是个多次试验都没解决的老问题呀！”

一句话惹起了高老铁的愤慨。他坚定有力地说：“是个老问题，也没忘记这个‘教训’！可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工人，不仅要在政治上当尖兵，也要在生产上当闯将！我们不能老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爬，要走自己的路！只要听毛主席的话，服从党的领导，逢事与大家商量，阴阳火的问题就一定能解决！”

“对！”厂革委主任李超一把抓住高老铁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老高，大胆闯吧，革委支持你，群众支持你！”

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，高老铁激情满怀：“坚决干到底！”

二

在继续试验中，果然出现了阴阳火！只见那好端端的刨刀，一边硬，一边软，花花着脸，既不美观，又不耐用。

在为解决阴阳火问题专门召开的老工人座谈会上，锻轧车间的陈师傅提供了一条线索：解放前，市场里有个王铁匠，专靠锻造刀具维持生活。有一年，随着洋鬼子侵入中国，市场上也传进了“虎牌”刨刀。王铁匠的生意被挤掉了。他一赌气，造出了一批叫“压虎牌”的刨刀，质量真的压倒了“虎牌”，一点阴阳火都没有。他一下子出了名，生意又兴隆起来。后来，洋鬼子亲自找王铁匠，问他“压虎牌”刨刀是如何造出来的，造了多少，愿出大价钱全买下。王铁匠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，一怒之下把洋鬼子轰了出去。但是，过了几天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，王铁匠被人暗杀了。

根据这个线索，高老铁经过多方面的调查，打听到王铁匠的名字叫王老刚，他有个儿子叫王承刚，当年曾跟着王老刚干过活。现在是木器厂的工人。

高老铁终于找到了王承刚。据王承刚介绍，他父亲打的刨刀，不出阴阳火的实际只有二十把。至于为什么那批刨刀特别好，他也说不清楚。刚搞到的一点线索，又断了。

这天早晨，天一透亮，高老铁就起床了。他把工作服往肩膀上一抡，在水龙头上洗一把脸，便大步往革委会办公室走去。他打算约上李超，再访王承刚，在淬火方面再探寻点什么。他一面走，一面想着过去的试验情况……

早在文化大革命前，高老铁就搞过提高刨刀硬度的试验。可是，就在他刚刚摸到一点头绪的时候，忽然吹来了一阵冷风，说他搞的试验是“劳民伤财”，是“不切实际的幻想”；还说什么：“铁匠汉子能搞试验，还要科学家干什么？”面对

着这一阵阵冷风，高老铁的信心更加坚定了。在继续试验中，他初步找到了刨刀硬度提不高的原因——是出现了阴阳火，而阴阳火又是调火不匀而造成的。可就在这时，走资派伙同资产阶级权威，上瞒领导，下欺群众，硬是把高老铁的试验给扼杀了。

厂革命委员会建立后，坚决支持高老铁继续搞试验。李超对他说：“老高，希望你抓紧试验，搞出高水平产品，为革命做出贡献，痛击帝修反对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攻击！”听着李超同志的话，高老铁的铁拳攥得嘎巴嘎巴响。……

高老铁走着，想着，迎面遇上了技术员赵滨。

赵滨笑嘻嘻地说：“高师傅，这几天，我把所有资料都查过了，‘虎牌’的工艺流程我也仔细推敲过，根本找不到解决阴阳火的办法，甚至连出现阴阳火的原因都查不到。我看……”

“你有啥看法尽管讲。”老高让他把话说完。

赵滨往高老铁脸前凑了凑，似乎关怀地说：“高师傅，前几年你也搞过试验，累的你肉也掉了几斤，到头来反而被走资派抓了把柄，弄了个费力不讨好……”他干咳两声，耸耸肩膀又说，“依我看，咱们的‘新华’已经赶上了‘虎牌’，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产品了。凭我们这么套土设备，造出这样的产品，外国人作梦也想不到。要超‘虎牌’，当然是好事，不过，科学这东西，可要脚踏实地。”

高老铁听罢轻轻一笑，然后严肃地说：“老赵，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才反复实践。再说三十年前就有人造出过没有

阴阳火的刨刀，戳穿了‘阴阳火是热处理工艺上的不治之症’的谎言！我们为什么不抓住这条线索，进行调查研究，继续试验下去呢？”接着，又把访问王承刚的事对赵滨说了。

“访谁？”赵滨一下子瞪起了眼睛。

“王老刚的儿子王承刚。”

“王承刚？”赵滨象被烙铁烫了一下，痛楚地皱皱眉头说：“高师傅，王老刚造‘压虎牌’刨刀的事，是以后被人们神化了，其实，没啥参考价值，咱再访问也白搭。我看，援外任务这么紧，咱们的‘新华’应该先投产，阴阳火问题可留到以后解决。”

“不对！”高老铁眉毛一扬，但还是平静地说：“明明是压倒了‘虎牌’，这是真正的历史，怎么能说是神化了呢？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王老刚造的六十把刨刀里，有二十把没有阴阳火？这能说没有参考价值吗？”

赵滨眨眨他那对阴沉的眼睛，然后眯成一条缝，说：“那，为什么他以后再没造出来呢？”

“那是王老刚还没掌握到规律，没能自觉地认识它。”

“为什么我们试验了无数次，也没把这个问题解决呢？”

“这是走资派抻了我们的脖子！”高老铁有点气愤了。

赵滨看看高老铁的表情，没再说什么，勉强地点了点头。

高老铁从和赵滨的谈话中，嗅到了一种奇异的味道。他冷静想了想，然后说：“老赵，走，咱们找老李去，一齐去访王承刚；你是技术员，咱们来个土洋结合！”

不知为什么，赵滨的脸一下变成了灰黄色，他有点结巴地说：“不行，高师傅，我不能去，调平机的图纸今天要绘出来，要不会耽误生产的。”

“那，你就不去吧！”

赵滨如释重负地连说了几声“好，好！”一瘸一点地走了。

三

高老铁看看远去的赵滨，转身大步迈进了厂革委办公室。他把同赵滨谈话中所发现的疑点，以及这几天的试验情况向李超作了汇报。李超认真地听着，冷静地分析着……

在文化大革命前，赵滨是走资派刘顺手下的红人，是技术部门的“权威”。那时，就是他说高老铁搞试验是“幻想”，骂工人搞科研是瞎胡闹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群众对他进行了批判。当时他痛哭流涕，检查了自己“迷信书本，盲目崇洋”的错误。这人出身于资本家，历史上有些问题还未搞清。眼下，他又给高老铁的试验泼冷水，是保守思想回潮呢？还是别有用心？李超眉心打结了。

“老李，咱们走吧！”老高打断了李超的思路。

李超看看表说：“走！”

三伏天的太阳炙烤着大地。高老铁和李超，头顶烈日，怀揣一团火，向城东区走去。

他们来到一栋新宿舍前，走进了王承刚的家。

“王师傅，”高老铁一把拉住王承刚的手，“听说你今天休班，我们来打扰你啦！”

“我正打算去找您哪，您来得正好。”

爽直人不说客套话，三人很快就扯到了“压虎牌”刨刀上。王承刚从里间屋拿出一个小木匣，放在桌子上说：“这是我父亲留下的那种‘压虎牌’刨刀。它跟我闯过关东，我一直保存了三十多年。昨天，我回老家，跟村支书说了说，把它从阶级教育展览室取了出来，打算给您送去。”他的话越来越低沉，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。他悲愤地谈起了父亲的被害经过——

一九四二年深秋的一个夜晚，伪“红炉业同业公会”会长赵守则突然闯进王老刚的铁匠棚，要王老刚把“压虎牌”刨刀交出来，并强迫王老刚改行，今后不准再当铁匠。他还假惺惺地对老刚说：“咱们是老街坊啦，不知己，我也不以实相告：东洋人说你造‘压虎牌’刨刀是偷了他们的铁轨做钢材。这事要动了警察局可就难办了。依我说，还是把刨刀交出来，改行干别的，要不，怕悔之莫及！”赵守则是一条出了名的毒蛇。平时，他见王老刚手艺好，造的刀具远近闻名，早就想把他挤走。这会见王老刚为“压虎牌”刨刀惹恼了洋人，心想真是天赐良机，于是，便向洋人献了一个暗算王老刚的计策。洋人答应事成之后给他一大笔酬劳。三天后，一个漆黑的夜里，赵守则头上罩一块黑布，领一伙人，把王老刚从小屋中架出，用斧子劈死在河边的沙堆上。王老刚的老伴看看家里

实在没法住了，便带着王承刚去了东北，到解放后，才移居回来。……

李超看看满脸怒气的王承刚，问道：“王师傅，那天夜里到你家去了多少人？”

“三个人：头上都蒙着黑布，两个进屋拖走了我父亲，我娘呼喊着想追了出去，见门外还有一个人，他把我娘推回门口，又一脚踢进屋来。听我娘说，踢她的那人，个子不高，左腿有点瘸，好象是赵恒福……”

“赵恒福？！”高老铁问。

“就是赵守则那独生子。听人说，这家伙小时常拿他家的小学徒当马骑。有一次在坝崖上玩，他骑在那小学徒身上撒尿，小学徒气火了，猛一站，把他摔下河滩，扭伤了腿，从那他就成了瘸子。”

听到这里，李超眼睛一亮，心想，怪不得赵滨不愿见王承刚！又联想到自从高老铁提出走访王承刚后，突然刮起一股风，说高老铁私字迷了心窍，不顾国家利益，只想在试验上出风头，捞稻草。这些是不是都与王承刚提供的材料有关？赵滨是不是当年杀害王老刚的凶手之一……不管怎么说，这些材料对搞清赵滨的历史问题，是个重要线索！他高兴地对王承刚说：“王师傅，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，赵恒福现在叫赵滨，就在我们厂。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李超和高老铁向王承刚进一步了解了赵滨过去的情况，然后才小心地把桌上的匣子打开，揭去三层油纸，露出了一

把铮明瓦蓝的刨刀来。高老铁边端详刨刀，边问当时的淬火等方面的情况，但，从王承刚的谈话中，关于如何避免阴阳火的问题并没得到解答。

“王师傅，当时干活的家什还有吗？”

“有，都在展览室放着，去看看？”

“走！”

三人来到城郊王家庄，展览室设在五间新盖的房子里。几个瓦工师傅正在院里泡石灰，泥院墙。王老刚当时用的风箱、大锤、水桶等工具都摆在屋西头。他们仔细地看了一遍，都是一般家什，也没看出什么门道来。高老铁沉思了多时，问：“王师傅，咱铁匠有句行话，打铁全凭看火色。造‘压虎牌’时，在淬火方面是不是有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，那怕是一点点？”

王承刚默默地摇摇头，没说话。

出了展览室，王承刚忽然在一个石灰窝子旁边站住了，寻思了一阵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高师傅，我倒想起一点来。”

高老铁一下瞪起了眼睛：“你说呀！”

王承刚指指石灰窝子说：“有一次俺爷俩在一个新盖的碾屋里干活，淬火是用的门外一个石灰窝子里存下的雨水。”

高老铁猛然想起，过去有些老铁匠常用黄沙和石灰调火，是不是石灰水起到了调火作用呢？就进一步问：“那窝子里还有石灰吗？”

“有！记得水是白色的。”

高老铁两手猛地抓住王承刚的肩膀，一下子眉开眼笑了：

“王师傅，石灰密度严，能保温，具有调火性能，窍门可能就在这石灰水里！”

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上，站在烈日下的高老铁，李超和王承刚，忘记了中午的炎热，忘记了吃饭，围着石灰窝子蹲下来，越啦越上劲儿……

四

热处理车间里，刨刀调火试验正干得火热。李超也参加了这次试验。

淬火炉右旁，摆一个盛满石灰水的废油箱，排风扇呼呼地把浓烟吸到它那永远也填不满的嘴巴里。汗流满面的高老铁，把一批刨刀淬完后，分别放在样品箱中，这样品箱的栅栏里，分组记着加热时间，淬火时间和放入石灰水的调火时间。可是，就在高老铁又去试验另一批刨刀时，赵滨却偷偷地把样品箱中的几组刨刀给对换了位置。但赵滨这一恶毒的举动，马上被细心的高老铁发现了。他正要发作，却被李超止住。

大家来到硬度计前。小王把刨刀一把把试了起来。每试完一把，他那活泼的笑脸就拉长一点。高老铁看看小王，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不理想！”小王紧皱眉头。

“我看看！”高老铁拿起刨刀，又一把把重新试了起来。

赵滨清楚地看到，随着刨刀的交替试验，高老铁额角上

的皱纹一道道舒展开了。他疑惑地问：“怎么样，老高？”

“有门道！”

“哦！啥门道？”

高老铁拿起两把刨刀，递到赵滨面前，指着说：“阴阳火很小，简直看不出来。”

站在一旁的小王，因不知内情，丧气地说：“这算啥门道！同一个时间淬出来的刨刀，质量却两个样？”

赵滨冷笑一下，指着另外几把刨刀说：“这些阴阳火很大，甚至比以往还严重！”

“门道就在这里！它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……”

赵滨不等老高把话说完，便抢过话头说：“如果说明一个问题的话，那就是用石灰水调火后，刨刀的质量依然不稳定，阴阳火问题照样解决不了，硬度还是不能提高！”他见高老铁没回声，只是两眼盯着他，便把牙一咬，干脆摊了牌：

“因此，我认为石灰水调火不行，不能再在这问题上耽误时间了！”说完后，拿眼看看正在侧耳静听的李超。

李超已经看出了赵滨的用心，他那两道锐利的目光，象两柄利剑，直刺向赵滨。赵滨不禁打了一个冷战。

高老铁看着赵滨摇头晃脑的样子，听着他那一派胡言乱语，一股怒火直冲脑门，针锋相对地说：“它恰恰说明了石灰水调火这种办法是切实可行的！”他掂掂手里的两把刨刀，“这就是有力的证明！”

赵滨一看势头不好，赶紧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点头不迭地说：“对，对，再试试看！”一回头，趁人们不注